2020年11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 魏振强 E—mail:okbrook@163.com
安庆晚報

桐城西乡记

刘双五

皖省西南，大别山群峰叠翠堆蓝，高可摩云，千沟万壑，泉水细流汇聚成河，小河汇成大河，朝向东南，奔腾不息，终汇成皖水、潜水这样的大河。在桐城西乡，终汇成练潭河、挂车河两条巨溪水道，达海通江。沿河两岸分布的山体，多人合抱粗的大树古木，蓊蓊郁郁，满山树木几乎遮蔽了整个山体，淹没在了绿海之中。由于泥沙流失少，无污染，“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流经圩区之后，水流复平缓，略显混浊，有出山泉水的味道。

桐城以前的县域西南部分，为桐城县的西乡，叫日就乡，方七十里之地，人口达二十万余。西乡有大大小小的集镇不少于数十处，西乡的大小集镇中间，除却顶西北角上处于大别山中的唐家湾外，皆依菜子大湖、练潭大河水系、挂车大河水系水运航道，伴着低矮的丘陵山岗而建，有水旱码头，这些大小集镇中知名的有青草塝、陶冲、晓棚、挂车河、老梅树、新安渡、黄马河、干沙河、双港铺、金家岭、香铺、金神墩、练潭。

西乡西南角上和东南角上，分别有西乡最大的两个镇子。

西南一隅，即为桐、怀、潜三县交汇，三县共有共管的集镇青草塝，由桐、怀、潜三县分割,中街和横街属于桐城,东街属于怀宁,西北临街一带属于潜山。三县居民同处一镇，各自也心高气傲。一年，派归怀宁集贤岭之上的集贤路上，怀宁文人过年时写了对联贴在岭口门头上，“岭上梅花初放蕊”。桐城人即写上“塝口青草已重生”对联，贴水西门城楼上。

青草塝因市面繁荣，有“小上海”“小安庆”之称。

练潭镇在临水的最东南一隅，名列桐城县旧有的枞、汤、孔、练四大镇之一。练潭在西乡集镇中规模最巨。据说因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伯安，也就是那位著名的阳明先生，曾在练潭这块地方，作过一首五言古诗《练潭馆》，其中有一句为“远山出孤月，寒潭尽于练”，练潭因此而得名。安庆城曾为皖省省城，号称皖省首府首县的怀宁县，与桐城县交界处的练潭河是菜子湖的主干流水系，上汇潜、岳、英、怀诸县之水，在桐城本县上通青草隔、三河湾，下通柏子湖，与本地区主水系皖河相连通。就主要大宗货物而言，高河的大米、潜山的木材、来榜的蚕丝、官庄的纸张等战略物资通过廉价的水运能汇集于此，并能通江达海。这是单指本地的出口货方面，自上、下江泊来的入口货同样多得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

在西乡东北角上的一个镇子，名为金神墩，因也紧傍菜子大湖，建有水陆码头，吞吐西乡和北乡的人员百货物资，同样不可小觑。

练潭镇西行十三华里，隔一支状若屏风的山岭（这支山岭古时似乎即叫玉屏山的）。山岭名为大横山，翻过这支山岭，西行不远，必同样有一个古老镇子，必同样是濒河临湖，镇子南北皆可行船，因名双港铺，镇子南侧有一巨大土墩台，状若一天然城堡，不在平地上，矗立地面上十数丈高，有阔阔的护城河围抱，古名梵天城，同样旧隶西乡。地方虽不大，区区三两百亩大，却也人文荟萃。历朝历代为军事要冲，饱受战火，实为西乡先贤撰杖讲学之所。四五百年前明代嘉靖朝，地方坤士集议所建的文昌阁。你此时假若恰来这梵天城里，并且乐意往各处去逛逛，还朗然入目，如今直矗于校园正中央，那三进宫殿式的木楼青砖墙壁上，嵌进去的许多名流和高僧大德的手迹碑刻，也足可观摩。其实这块地方的过往历史，现在在史书上面可查找到的记载，为明弘治朝即办有社学。历经社学、书院、直到新学的洋学堂的创办，开西乡新学新河，为桐城县西乡新学之源，一直为书香浸染，儒风犹存，弦歌不绝，倘若有人细细思量，不能不为之啧啧称奇。

必须重申的一点是：在皖省内外和桐城本县，素有贤人、好人之称的阮强，人称仲勉先生，虽旧学出身，但倾心新学，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于此地废书院创办洋学堂，令此地重现勃勃生机。这洋学堂如今的校名，仍冠以“天城”二字，在旧时桐城县西乡所属区域的教育文化上，实寓有继往开来之义。

桐城旧时的西乡，既地接江南，风景清绝，土地膏沃，人民聪明质朴而勤劳。出好米好茶、出大漆桐油、出菜油茶油，出蚕丝皮棉，出米酒山货，出肥美河鲜湖鱼。民国时的安徽省教育厅长汪少伦，名翻译家范任，辛亥元老潘赞化，中将黄师岳，名教授桂丹华、潘季野都是这地方人。

我从一个作品里摘录出关于桐城县西乡的轮廓：“西北环山，民厚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而文，历出闻人。”潜、怀、桐三县交汇处原是泽国水乡，数不清的河流水系密如蛛网，自西向东串起珍珠颗颗，源潭铺、青草塝、新安渡、金拱、凉亭、双港铺、练潭、罗家岭，居民多徽赣移民后裔，吃一泽水，习俗一个模样，土白说南方方言赣语，不尽是一县更像是一县。与这北面说江淮官话的桐城绝大部分地儿大不同，这其中的青草塝、新安渡、双港铺、练潭，就是桐城旧时西乡地界。春夏涨水，潜、太、岳、霍、英、怀各县砍伐的原木与南竹扎成排筏顺流而下，门板般鳜丝子追赶鱼群从长江上溯而来。河流两岸满眼皆肥沃而极易耕作的湖田。

远方 许萍 摄

七年之痛

黄丹丹

时间固然是良药，却也不能包治百病。

从难解的伤痛走出来很久之后，令漆小琪再次感到锥心之痛的，不过是缘于道听途说的一句话。酒桌上，有人无意地提到，那个谁，醉驾被双开了。另一个接茬，活该，也不看他找了个什么女人。

小琪瞬间就恍惚了，他找了个什么女人，找了个什么女人，什么女人，女人……

那句话像话外音，又像回音壁似地迂回着，盘桓在小琪心里。她恍惚到不打招呼就离了座。

进洗手间，拨那串刻在脑子里的号码。又飞快地捺断。再拨，再捺。她深谙了的把戏，多年前就习惯了这样，只要他们一有争执，她就如此挣扎，起念是质问与说理，但又明白他们之间是说不清理的。问也无益。于是心里憋满了委屈。

最终，手一滑，电话还是拨通了。

无人接听。

她抬头看镜子。她的脸绯红的，酒精的作用并不大于心理的反应。她还是和七年前一样，会为他脸红。她有点恼自己，他也配?！可是，爱情从来都不讲道理，不像婚姻，还能去计较个门当户对。爱情不论别的，唯一的理由就是爱。一爱，就败了，谁爱的多，谁死得难看，谁爱得死去活来谁活该生不如死——如果那是一场无望的爱情。

遗憾的是，她直到最后那一刻才明白自己深陷其中的爱情是一场被人取笑的游戏。

揭露真相的，是那个“女人”。

七年前，她在他们新装修的房子里看着装修工人撤场，电话响。新房子里他已经装了电话，他那时刚注册一家公司，注册地就是这新房，公司联系电话就是新装的固定电话。她听到电话铃声的那一瞬，还发了愣，铃声太突兀。却不曾想，电话的内容比铃声更突兀。

“女人”说，他们已经在一起半年了。小琪突然傻了，她抓着电话，却听不明白，“在一起”在什么意思。“他现在还睡在我床上，等着，我发照片给你看看……”

漆小琪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黑漆漆的，像很深很深的潭，多少往事都沉得进去似的。心却不受控制地抽搐、钝痛。七年了，她逃离了七年才敢回来，却在这个旁人的婚礼上，被一则关于他的消息激到内心崩塌。

手机响了起来，很突兀。小琪打开水龙头，把手机淋在水流里。在水流的伴奏下，那《梦中的婚礼》的铃声显得格外动人。

如果没有那个“女人”，七年前的今天，就是小琪和他的婚礼。而他一直都说，其实并不干那女人何事，七年过去了，女人也不过是女人，并没有成为他的妻。关于他的事，小琪即便远离了也能知晓。但又有什么意义呢?

能让人为没有意义的事伤心的，就只有爱吧?

小琪关掉水龙头，推开一扇厕门，把水淋淋的手机丢进蹲坑，狠狠地按下冲水键。如果往事能一冲而尽该多好。谁说的时间能冲淡一切，那真是扯淡。时间能冲淡的是原本就淡的，那些镌刻在心里的东西，只会越冲纹络越清晰。时间的冲刷，只会涤去浮尘，令纤毫毕现，那是曾经刀刀见血刻出的伤痕啊。